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霏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一百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一百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一百三

第一百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兩材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當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麼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若不是那樣的忝回來只怕叫那些混帳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那裡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把家裡的到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

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叔便由着他們鬧去若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攸子說得狠是方纔我聽見忖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到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的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

大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甚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說道糊塗東西有要緊事你到底說啊婆子便說道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着不懂便着急道究竟要爺們去幹甚麼事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見便啐道這種女人死了罷咧也直得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婆子好混帳璉哥兒倒不如你

過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說別理他他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再等不來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歎說道人最不要有急難事甚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惱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了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怎麼着我還去正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嬪子知道

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不明着急得狠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笑着說倒要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悞了事請二爺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爲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裡他天天蓬頭赤腳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然大了一場已後倒擦脂抹粉的起來我若說他又耍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麼樣要香菱去

續修系村集
作伴我說你放着寶蟾還要香菱做甚麼況且香菱是你不喜的何苦招氣生他必不依我沒法兒便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狠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着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那知香菱沒福剛端到眼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盃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己還拿笤帚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人狠好昨日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盃湯來自己說要同香菱一塊兒喝喝了一回聽見他屋裡兩隻腳蹬响寶蟾急得亂嚷

已後香菱也嚷着扶着牆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手在心口亂抓兩腳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只管直嚷鬧了一回就死了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寶蟾便哭着來揪香菱說他把藥藥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同你二妹子守了一夜等府裡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

薛姨媽道也得撕攔明白了纔好報啊賈璉道據我看起來必要經官纔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便說寶蟾爲甚麼藥死他奶奶也是沒答對的若說在香菱身上竟還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在裡間屋裡同寶琴坐下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細起寶蟾來問他呀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的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賈

璉道二妹子說的狠是報官還得我去托了刑部裡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有照應得只是要細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細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着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細了交給寶蟾也是一個主意賈璉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蟾了若要放都放要細都細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來幾個女人幫着細寶蟾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寶蟾反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細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着也就細了竟開着門好叫人看着這裡

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因近年消索又記掛着女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又繼了一個混帳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裡守得住空房况兼天天心裡想念薛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一乾兄弟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尙未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裡就想又拿甚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裡姑娘服毒死了他便氣得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聽見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爲甚麼服了

毒呢哭着喊着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如今沒了錢那顧甚麼臉面兒子頭裡就走他就跟了一個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啼啼哭哭的僱了一輛破車便跑到薛家進門也不打話便見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那時賈璉到刑部托人家裡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個陣仗都嚇得不敢則聲便要與他講理他們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子在你家得過甚麼好處兩口朝打暮罵的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監裡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碍眼叫人藥死了他倒

說是服毒他爲甚麼服毒說着直奔着薛姨媽來薛姨媽只得後退說親家太太且請瞧瞧你女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不遲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裡邊着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甚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胆子畧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親戚賈府裡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彀叫姑

爺坐在監裡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說着便拉薛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瞧用不着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着便將椅子打去却没有打着裡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趕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的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已都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拚命底下的人雖多那裡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

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
賈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話好好兒的說
快將家裡收拾收拾刑部裡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金
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裡吆
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
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眾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
來驗他心裡原看見女兒屍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想
喊官去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
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他姑
娘便做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爲好勸他那裡跑進一個

野男人在奶奶們裡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
了賈璉道這回子不用和他講理等一會子打着問他說
男人有男人的所在裡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況且有他
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
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說
賈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
自己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
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
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縊着因爲你們姑娘有了
些病兒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個屋裡住故此兩個

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看着刑部相驗問出道
理來纔是咧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
的到他女孩兒屋裡只見滿面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
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
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
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
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
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些甚麼在裡
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就奔香菱眾人攔住薛
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裡決無此物不管香菱

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
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眾婆子上來抬放
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
點只見炕上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
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沒有甚麼便撩開了寶蟾看見
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
鬧得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
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看首飾
匣裡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寶蟾的所在取出匣子
只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

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這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虛了好些見薛姨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裡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呢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怎麼說不知這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說只得說道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麼衆人便說好個親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好罷了回來相驗便是這麼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裡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便罵寶蟾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



家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裡的話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這麼說必是撞見鬼了渾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若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得亂嚷說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甚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

的罵寶蟾說我待你不錯呀爲甚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
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得瞪着
眼說請太太放着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
我的話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
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冤在裡頭你有話索性
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
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爲甚麼碰着這個瞎
眼的娘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帳糊涂行子要是
能設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裡便恨香
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我知道是香菱



教他甚麼子不承望昨日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
說道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爲甚麼倒藥了自己呢
寶蟾便問道香菱你昨日喝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
我病得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
扎掙起來那盃湯已經灑了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
裡狠過不去昨日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
正要喝的時候兒呢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寶蟾姐姐端了
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己喝着湯叫我嚐嚐我便
勉強也喝了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我老實說罷昨日
奶奶叫我做兩盃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

着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盃裡頭多
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
奶却攔着我咧外頭叫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就
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盃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
奶喝着鹹又安罵我止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
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盃湯換了過來也是合該如此奶
奶回來就拿湯去到香菱牀邊喝着說你到底嚐嚐那
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
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霜
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盃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

了於是眾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
了扶着他仍舊睡在牀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
親心虛事實還想辨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
償還金桂之命正要吵嚷買理在外頭說不用多說了快
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
想來終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
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若是刑
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
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已經報了怎麼能歇呢周瑞家的
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

自己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結攔驗家人依允薛姨媽命入買棺成殮不題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墻壁坍塌露出幾株枯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蹟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柏下隱着一間茅蘆蘆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見來的一時再想不出來從人便欲吟

紅樓夢

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雙眼微啟微微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修來在此結蘆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蘆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墓豈似那玉在櫃中求售價釵於匣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玉釵一對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

同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
麼那道人從容笑道甚麼真甚麼假要知道真卽是假假
卽是真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
生自蒙慨贈到都托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
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
由再覲仙顏今何幸於此處相遇求老先翁指示愚蒙儻
荷不業京寓甚近學生常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
也站起來回禮道我於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尙有何物
適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槩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
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

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旣遇恩公
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
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旣不肯說破前因弟子於心何
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
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而有期遲則
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尙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
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渡過只見一
人飛奔而來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賈政被忝是抄沒先聲接寫金桂毒死真是六親同

運

薛家婆子急得說話不清描寫入神

賈璉說必須經官纔了得下來所見固是寶釵說湯是寶蟾做的該細起寶蟾一面報官一面通信與夏家更爲老到細密才女見識高出賈璉幾倍

夏家過繼之子自是夏二作者不言其名又說與金桂尙未入港含糊其此是隱惡之意

寶釵叫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收拾纔檢出毒藥空紙包寶蟾說出因耗子作鬧向舅爺要的然後尋看匣子箱櫃已俱空空寶釵得以查問寶蟾說出金

桂私自帶回以金桂之母同寶蟾咩嘴供出實情由淺入深層層追出不鬆不驟有寶釵之才能自當有才人之描寫

寶釵先放寶蟾開導實供世間聽訟若者能如此何患不得實情

金桂自害只可息事完結若一經刑部官審問便難了事

見機而作急流勇退八字人人皆曉而能行其事者今古寥寥故作者設言此地名爲戀祿者下一針砭葫蘆雨字釵玉一聯直刺人心雨村卽非穎悟亦當

猛省

真卽是假假卽是真二語最有意味慧心人當知兩個寶玉是一是二

第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爲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九一百回爲一段敘賈政受家奴簪弄以致被叅失察金桂被香菱撞破私情因而結恨謀害一百一十二回爲一段寫大觀園冷落無人見鬼疑妖爲鳳姐將亡甯榮查抄之兆一百三回爲一段敘毒人自毒了結金桂公案帶敘賈雨村遇舊爲歸結紅樓夢地

步

卷終



天
地
圖書

